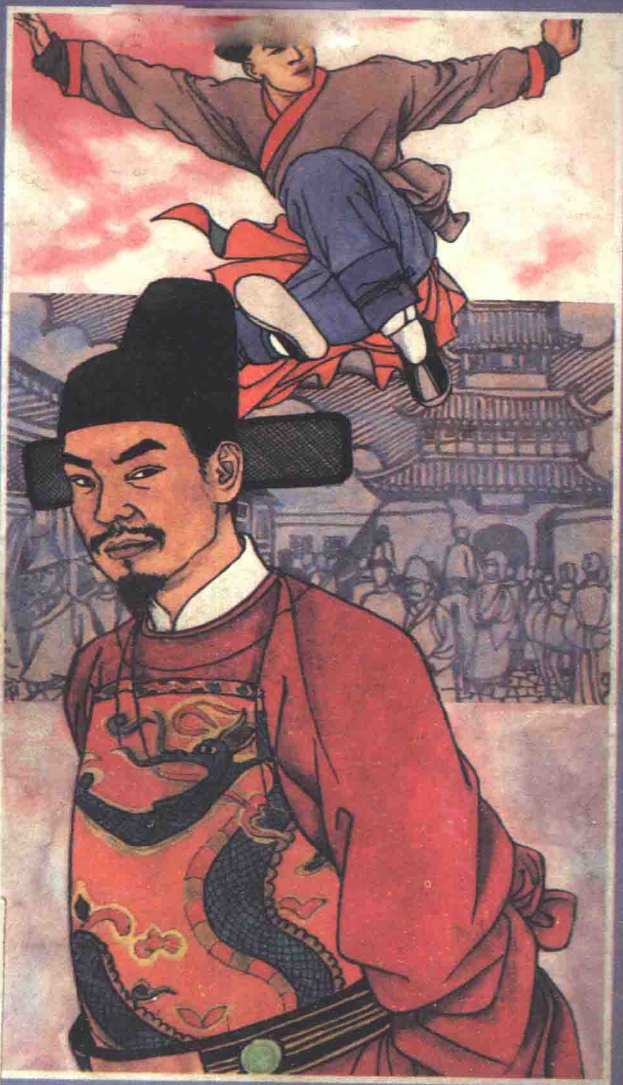


历史传奇丛书



复昇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集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入驻商家
douban.com 文川网
古籍书集

叔谋侠影

权谋侠影

复昇 贯麋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权谋侠影

复昇 贯麋 著

责任编辑：邵凤初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53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 500

ISBN 7-5048-1333-8/I·205

定价：5.8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一章 初至金陵

1

夕阳如血，已经快落山。

在通往金陵的大道上，奔驰着两骑快马。

走在前边的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白面长须，面目清癯，象一介书生，看见古老的南京，精神焕发，深邃的眼睛发出了异彩。他左手拉着马鞭，右手执鞭遥指着如镀上一片血红色彩的南京城堞，头也不回地说：“方砚，再加一把劲，前边就是金陵了。”

方砚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眉清目秀，嘴巴上已长出了黑色的茸毛。他有些不高兴，小声嘟囔着说：“人家都快累糊涂了，还加什么劲儿。这不是说话就到了，着哪家子急呀！”话虽这么说，前边的人鞭马疾驰，转眼落下他老远，他不敢怠慢，照着马屁股上几鞭子，紧紧跟上。

城门的过往行人已经稀少，大门已经关上一扇。一群鸦雀鸣叫着飞出城墙，回野外的巢穴。

二人打马进城。

进城后是一条石板铺的大街，中年人勒住马，甩蹬离鞍，活动一下坐得麻木的屁股，长吁一口气。方砚急喘吁吁地，满面淌汗地赶上来，下了马就问：“老爷，咱们到府衙去吧，

天可已经快黑了。”

这位书生模样的人正是新上任应天府的知府，姓吕名历，字公逸。他原是两榜的进士，在外放当了一任县官，颇有些政声，又调回北京任御史大夫。上月，吏部尚书突然传他，並说：“谏官之位乃颇屈其才，本官已稟明圣上，调你去应天府任职。”

吏部的老尚书说是找吕历商量，其实已内定好了。只要上头皇帝批下，即可上任了。不过，他还是让吕历斟酌一番，权衡利弊，“以回圣上”。

自古道：“京官难当。”而南京城的地方官就更难当了。若在北京，离皇帝近，万事只要多磕头，多请示，少做主就行了，而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留都——就不同一般了。

那里远离北京和皇帝，却比京官还难当。金陵内的有紫金城，有内阁、六部及十三科道，凡北京有的衙门，一应俱全。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都，其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后，迁都北京，留下了一个陪都。皇亲国戚和王公贵族，俯拾皆是。自明朝创业以来，没有一个应天府知府有好下场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亲下谕旨杀了三个五品正堂，仔细分析起来，都是芝麻粒大的事。

现在当朝的朱厚熜，远不能和乃祖朱元璋相比了。他登基十余年，不理朝政，一切朝中大事都由宦官和权相高拱所把持。自正德六年宦官张永告发刘瑾谋反后，宦官所管辖的特务机构东、西厂一度陷入低潮。可最近一时期，秉笔太监冯保专权，恢复了东西厂，制造了几起血案；再加上横行朝野的锦衣卫，文武百官无不战战兢兢，小心过日子，生怕招惹是非。

也有不怕死的，象御史大夫胡庶之使上疏弹劾宦官专权，

说又“复英宗、武宗之旧辙”，“至使阉党专权于朝，扰乱朝纲。”希望皇帝能“清除阉党，以正视听”。不久他便被褫夺职衔，罢免回乡。时间不长，恶耗传来：这位胡御史一家在归乡途中遇到强盗，全家惨遭杀害。

此事在京城引起震动，朝野一齐要求官府严惩凶手，为胡庶之全家报仇。然而，尽管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嘉靖也屡下谕旨，却终未见凶犯被获的消息。一位刑部侍郎忍不住，上疏嘉靖说：“厂、卫平时极为拔扈，自诩干城，为何区区杀人之蠹贼却不能捉拿归案，以谢国人耶？”“如此无用之徒，留之何用？不如去之，选干练能士另组新厂卫，则国之幸甚，民之喜煞。”几天后，一把锋利的刀子带着一封匿名恐吓信插在这位刚直不阿的刑部侍郎家的花厅柱子上。侍郎立刻称病不朝，不久便告“老”还乡去了。

在这种时候，老老实实的，蔫不叽叽的当一个不起眼儿的“顺官”，别招惹是非，明哲保身最妙。即使外放做官，也别上这个倒霉的应天府啊。

吕历在京多年，什么不明镜似的？当即推辞说：“学生才疏学浅，望老大人另择贤良。”

吏部老尚书张四维，已年愈花甲，正德年间就是侍郎职了，到现在已经当二十多年的尚书了，只是从礼部调到吏部，至今还未入阁拜相，仕途不顺。过去传言，说他与首辅高拱不和，常有齟齬。吕历从未参加过社党，不甚了解内幕。

前任吏部尚书张居正入阁任首辅，据传张四维与他联了宗，立马从礼部提任吏部，可谓是右迁了。张四维宦海沉浮数十载，颇有滑头之称。有人说他象唐朝奸相李林甫，有人说他似宋朝变法的王安石，也有人说他如前朝的宰相胡惟庸，究竟谁说得有道理？无人敢肯定。不可以断言：这个张四维

是个令人难以捉摸，不好对付的老耄。

张四维曾提拔不少人，象周耽和海瑞就受过他的恩惠。他多次提拔和向皇帝举荐及推选中央与地方官，皆得其用，素有“缙绅伯乐”之美称。

吕历同张四维打交道，不由心怀三分戒备。他态度坚决的推辞，引得张四维拈髯而笑，道：“吕大人，恕老夫直言，以你之大才，在京城为一名御史，实乃屈就。前任县治，政清廉明，有口皆碑。老夫早就看出吕大人是匹千里马了，只是未遇伯乐而已。”

“老人言之过誉。学生有何德何能，堪称千里驹？实难当此重任，望老夫人另请高明。”吕历拱手为礼，推辞道。

张四维心中不悦，面上笑容敛起，正色道：“吕大人，不是老夫揭你。你曾在朝下散布过御史最好是哑巴来当，不然自找倒霉。当胡庶之上疏弹劾太监，你夜赴其府劝阻。刑部侍郎要求圣上惩办凶手，你却说他多事……吕大人，如此做法，要是让当今皇上知道了，可判你个欺君之罪呀！”

吕历打了一个冷战，他为御史多年，亚赛徐庶进了曹营——一语不发。同仁曾讥笑和指责他，说他无言官之骨气，他视若无睹。一次酒后，他对一位同仁说过，御史最好找哑巴来当，何必自找倒霉？历朝历代，谏官多死于力争，我等何必做无谓的牺牲……等等。他暗地里曾劝过胡庶之和刑部侍郎。他心中纳闷：这个张四维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见吕历发愣，张四维又深沉地笑起来，一脸皱纹折起，“吕大人不必惊慌，老夫不会向圣上参奏的。老夫多年观察，见你与众不同，特禀奏皇上，让你担此重任。望你切勿辜负当今和老夫的一番好意呀。”

吕历哑然，半晌才说：“容学生三思而行。”

不料，第三天谕旨就下来了，说“因应天府突然夭亡，正虚席以待”，需“克日启程，不待延误”。

吕历在北京就已听说南京应天府的知府已经死了，或云被刺，或云谋害，或云暴病，或云自戕……颇为神秘，流传着各种猜测和流言蜚语。知道内情的讳莫如深，不知道的乱加猜测和判断。

现在已是箭在弦上，若坚辞不去，定当抗旨论，立刻就会银铛入狱。吕历左思右想，也只好背水一战了。

临行前，吕历去张四维府上辞行。张四维显得十分高兴，执著他的手说：“老夫既把你推到其位，就不可撒手不管。我送你十六个字，也算是临别赠言吧。秉公执法，谨慎小心，善辨疑难，勿要涉险。”张四维送他到大门口，可算是上司对下属的殊礼了。他还叮咛吕历道：“若有疑难之事，可派人与老夫商量；朝中之事，自有老夫斡旋，你只安心治理地方就行了。”态度异常亲切，把吕历看成他的子侄一般。

吕历赴任没有带家眷，他不想到应天府安家，嘱咐凌夫人安门闭户，好好教育子女和看守家业。没有他的亲笔信，切不可南下。他心里暗自盘算：如果应天府“不方便”，趁早回京卸职，以度余生。

吕历带着书僮方砚启程南下。一路之上，左思右想，异常矛盾。一方面，他想施展抱负，抒发自己胸中的才学；另一方面，纲纪混乱，权臣和阉党互相勾结，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暗算，身首异处。况且，金陵乃龙潭虎穴之地，历届知府极少有好下场，除非随波逐流或者同流合污。而作为他来说，是绝不能这样干的。

到了金陵城下，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狠劲，暗道：人生能有几回搏？拼个鱼死网破，留得清白在人间，来个青史标

名，也就不愧对祖宗在天之灵了……

方砚用衣袖擦擦汗，仰着脸看着吕历，见他不吭声，呆呆地出神，忍不住心焦地催促道：“老爷，老爷，快到府衙去吧，前心可都贴到后心啦。”

吕历象从梦中苏醒，微微一笑，指着方砚的鼻子说：“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中午打尖你吃了足有一斤半大饼，二斤牛肉，还没到天黑，就饿得象猫儿似的啦。”

“哎，可还走了七十多里路呢！老爷你怎么不说呀。”方砚有些委屈地噘起了嘴巴。

“好，我们找家店铺吧。”吕历牵着马朝城里街上走，边走边欣赏街市的景色。

金陵是朱元璋建都的地方，北京仿其形式，很多的地方连地名都是一样的。一条秦淮河从城中穿过，两岸尽是商肆妓馆，市面繁华，十分热闹。虽然已是天色将晚，但比白天更加热闹起来。许多商贾店铺挑起灯火，做起了夜市。这里不象北京，一到天黑，街上人迹罕见，厂、卫横行。就是一些达官显宦，文武大臣也不敢到处乱串，紧闭朱门，只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享乐。那些平民百姓，劳作一天了，回到家中吃完饭，也只能上炕同老婆歇息了。

方砚看见一家酒馆饭铺，不由得直咽唾沫。两眼直勾勾的，只看那些鸡鸭鱼肉，真个难受。可是老爷不停步，他也不敢驻足不动，心中着实埋怨着吕历。

“方砚，到了。”方砚正想着美味佳肴，猛不丁听见吕历叫了一声，忙站住抬头看，不是官府衙门，却是一家客店，心中十分纳闷。

方砚莫名其妙地看看吕历，疑惑地说：“哎，我说老爷，这是……”

“咱们先住在这里，明天再做道理。”吕历小声吩咐。“人家若问起来，就说咱们是来江南做买卖的生意人。我是掌柜的，你是伙计，明白吗？”

方砚更加奇怪，刚想问，吕历已拉着马匹进了客店，他也只好揣着一脑袋浆糊跟进去了。

2

吕历带着方砚来到秦淮河边，看见他抓耳挠腮的急相，笑着说：“方砚，今天我带你开开眼界，咱们进个大馆子，如何？”

“那敢情好了。”方砚歪着脸调皮地说。“可不知老爷带我上哪家馆子？”

吕历带着方砚边走边看，远远地看见一个灯火辉煌的去处。三层雕梁画栋的楼沿上挑出一幅布条幌子。走到跟前一看，二楼上有块黑底金字的大匾，上写着五个大字：“金陵大酒楼。”笔锋苍劲有力，古朴道拙，一看便是名人大家的手笔。左下脚有一块方不方，圆不圆的篆刻图章，下堕一行小字：“高陵仲木书。”

吕历拈着三绺胡须，看着匾额沉吟半晌，暗自点着头，对方砚说：“走，今天就来这个饭馆领教。”

方砚脆生生地答应一句，欢天喜地地跟着走了进去。

跑堂的看见这位衣着并不华丽，但气度非凡的客人到了，忙迎上前来往里让：“客官，这边坐，这边坐。”

吕历用手中的折扇一摇，说：“我们要雅座。”

“哎，好，楼上请。”跑堂的点头哈腰地指着木楼梯道。

吕历与方砚扶着朱漆木栏走上二楼。二楼人声喧嚷，有十几个歌女正在侑酒和浅唱低吟，十几个珠光宝气商贾打扮的人，正在猜着行令，呼九喝六地吃酒。

一个穿着整齐华丽的跑堂的，满面笑容地快步迎上前来，说：“二位爷，里边请，里边请。”

吕历皱皱眉头，对乱哄哄的气氛很是不满，抬头看看三楼的楼梯，说：“楼上还有酒座吗？”

跑堂的满面的笑纹好象凝固住了，偷眼上下打量了吕历一番，心中暗自冷笑，说：“这位爷，您就在这儿用酒吧，楼上可不是您能去的地方。”

吕历斜睨了跑堂的一眼，微微一哂道：“此话怎讲？”

“嘿嘿，这位爷，这里多自由洒脱。”跑堂的并不回答他的问话，笑着指着正在狂喝痛饮的人们说：“您瞧，您要是找个陪酒的姐妹，这里有的是，任您挑选。”

吕历略做沉吟，说了句“也好”。那个跑堂的非常高兴，忙往里让。吕历拒绝了他的好意，就选楼梯口没人的桌子坐下来。这里把着楼梯口，光线不甚明，因此没人坐。

跑堂的边用一条干净的抹布擦拭着桌子，边问：“客官，您要点什么？”他看出方砚是奴仆，并不理会他。

“哦，你这里有什么？”

“有爆炒鳙鱼，糖醋鲤鱼，两吃桂鱼，清蒸鲥鱼，清炒虾仁，香酥凤鸡，爆炸鸡丁，红烧板鸭，酱鸭，清蒸元鱼，清蒸江蟹……”跑堂的一口气报了三四十道菜，报完之后有些得意地看着吕历。“您要点什么？”

吕历没有理跑堂的，却转头问方砚：“你想吃什么？”

“我？”方砚畏畏缩缩地瞥了跑堂的一眼，结结巴巴地说：“吃，吃炖肉粉条，猪头肉，要不，来盘酱牛肉。”

“哈……”跑堂的仰头一阵讪笑，笑毕对方砚说：“小兄弟，你以为这里是下等的铺子？这可是南京第一的大酒楼，可不是街头巷尾的小饭铺。”说着，意味深长地瞥了吕历一眼。

吕历心中有气。俗话说：店大欺客。他不好发作，淡淡地说：“来一个爆炒鳧鱼，一只香酥凤鸡，一只酱鸭，再加几个风味时兴菜，你就看着办吧。”他从怀里掏出一锭十两纹银。“侍候的好，我这里有赏。”

跑堂的神色一震，看着那锭银子，立刻换了一副媚笑：“是喽。这位爷，您喝点儿什么酒。”

“可有‘女儿红’？”吕历说。“来一坛吧。”

跑堂的走后，方砚看着吕历，气愤地说：“老爷，您看那家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瞧他那下三烂的德性，准是个只认银子，不认爹的主儿。”他在京城长大，一口的京话。

吕历矜持地一笑，没有说什么。方砚担心地说：“老爷，您拿出这么多银子来，够咱们吃五六天的了。要是夫人知道了，准得埋怨您一阵子。”

吕历拿扇子朝方砚的头上一拍，假做生气地说：“你瞎聒噪个什么？夫人没说什么，你到耍起贫嘴来了。”

方砚一缩脖子，吐出半截舌头，做了一个鬼脸，忙回了一个“是”。

吕历见跑堂的正忙着张罗，跟方砚耳语几句。方砚脸色一变，忙说：“老爷吃饭吧，别惹事。”吕历说：“你不要管，跑堂的问我，照我的话说。”方砚只好嘱咐一句：“老爷小心。”

吕历趁跑堂的没注意，溜上了三楼的楼梯，悄悄地往上走。刚到三楼口，一个穿着华丽的人走来挡住去路，声言厉

色地说：“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啊，这位大哥，我是来找吕楠，吕老先生的。”吕历灵机一动，忙拱手道。

“哦，”那人神色缓和了许多，上下打量了吕历一番说：“这位老哥，面生得很呀。”

“是。我刚从北京调来的，在编修院值事。”吕历小心答话。“因此，你见我面生。”

“噢，那就冒犯了。”那个人也拱拱手。“不过，我没看见吕老先生来。”

“哎呀，他说让我来这里找他的呀！院里有些急事，必须与他商议才能定夺。”吕历假做着急，又不相信地说。“不可能不来吧。”

那人见吕历不信，指着楼门说：“你若不信，自己去找找看。”

这正中吕历的下怀，道过谢后走到门边，掀起布帘朝里观看：这里边装饰得十分华丽，走道铺设波斯地毯。两边是木板隔隔开的暖阁，歌女慢声细气的歌声，似有似无地迴荡。一切显得典雅安静，不似楼下那么吵嚷、杂乱。

吕历从木板隔的缝隙朝里边窥视，见里面宴会桌上的人，各各气度不凡。从他们雍容华贵的衣饰和傲慢的气度，看得出多是达官显宦。令人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外国人，一个个卷发虬须，黄发碧眼，象是一些波斯商人。当时的人孤陋寡闻，凡是外国的商人，都称是波斯商，实际上哪里的都有。

吕历停在最里边的一间暖阁，这间阁子里的客人十分奇怪，穿的都是明朝汉族衣饰，却呜哩哇啦地说一些使人听不懂的话。而且声音很低，在外面根本听不清楚说什么。

吕历又转到另一边的木板阁，见有一间内十几个文人墨

客模样的人，正在给一个长面长须的人殷勤地敬酒，口中尽说阿谀奉迎之语。吕历觉得此人十分面熟，特别是长须引人注目，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哟，这位客官，怎么站在这儿呀。来，一块儿进来喝两杯吧。”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吕历背后响起，吓了他一跳。

吕历回头一看，不由吃了一惊，一个美丽如天仙般的女子，亭亭玉立在他的面前。她的明眸含着一丝哂笑，又有好奇。她的身后站着两个丫环模样的人，一个人手托香炉，一个怀抱琵琶。见吕历发愣，那女子轻轻地，甜甜地嫣然一笑：“客官，请吧！正巧我有空儿，一起喝两杯，如何！”

吕历忙拱手道：“不敢。在下是编修院的，来找人。”

“是吗？”女子秋波一转，小嘴儿一抿，先显得有些失望，后又不甘心地说：“你是编修院干什么的？”

“普通值事而已。”

“哦？莫非我看错了。”女子小声嘀咕了一声，正要再问话，那个看门的走过来向她深施一礼：“原来是红姐姐，怎么不侍候侯爷了？”

“侯爷有要事，让我出来散散心。”女子暗自叹息，又斜睨吕历一眼，没有说什么，轻移莲步朝后边走了。她走后，留下一股淡雅的香味儿。

吕历同看守楼门的侍者走出来，问：“这位是谁？”

“嘿，你连她都不知道？”那个人诡黠地一笑。“这是金陵第一大美人，《秋蝉院》有名歌女红媚呀！”

方砚正提心吊胆地看着三楼的楼梯，桌上已经放了一个大冷拼盘和一坛酒，他一个劲地咽唾沫，却海动字。吕历回来，才放下心说：“您怎么才回来，急死我了，您刚走不会儿，那个跑堂的家伙就来了。问您于什么丢了，我说，

不过方便方便罢了，他看了半天才走。”

吕历坐下，方砚忙给他斟满了酒。想着刚才在三楼所见之事，满腹疑团。那些呜哩哇啦谈话的家伙，那个大胡子十分面熟，到底是谁呢？

“老爷……”方砚低声叫了他一声。

吕历见方砚正眼巴巴地看着他，直瞅着拼盘，知道他已饿极，笑着说：“你使劲吃吧，我喝些酒就成了。”

方砚迫不及待地吃起来，只片刻时间，就把拼盘吃个精光。幸喜热菜上得蛮快，也将供他吃。

吕历一边啜酒，一边仔细观察酒楼上的人，他的记忆颇好，把几个人的面目记在心上，谁知以后是否用得着呢。

在回店的路上，吕历遇见了不少骑马的武将和坐轿的文官。他们都是在外面玩够了，赶回府去了。他略略估计了一下，这些文武官员的品级，都在他以上，想到这里，他的心骤然紧缩起来。

回到店内，方砚打来洗脚水，伺候吕历洗漱完毕，就一头扎在炕上扯起了鼾声。吕历却睡不着，累极反而更合不上眼，只好对着孤灯闷坐。有人小心翼翼地敲门，吕历忙起身去开。敲门的是本店掌柜，他忙请他进屋。

掌柜的从袖中掏出一包油纸包的猪头肉和酱肝，又从怀中掏出一壶酒，放在桌子上，朝吕历一拱手道：“客官，我晚上唐突而来，不知是否打扰了？”

吕历忙还礼说：“哪里哪里，在下正在想事，睡不着，掌柜来此，正是求之不得。”

二人落座，掌柜的介绍说，我姓王名明古，祖籍镇江。自小随父来金陵学艺，积些钱财，晚年开了这个店铺。吕历觉得奇怪，不知这位店家为何想起突然造访客人，按礼数他

回答说：“在下祖籍北京不远的涿州，自幼随父漂泊行商，现来南方是为贩些丝绸。”

王明古给吕历斟上酒，眨巴着小眼儿，拈着八字胡，不信任似地看着吕历，笑道：“在下已开店二十余载，对南来北往的客人，一看便可揣摩出他的身份。我看客官非等闲人物，定是有身份的宦官人家。不然，我就不会这么晚前来扣门了。”

吕历忙摆手笑道：“王掌柜，你说到哪里去了？在下确是普通商人，只不过自幼读过一段诗书，只因屡试不第，才弃文行商。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家父临终嘱我努力读书上进，千万不要做商贾。可是生活无计，不行商靠什么养家糊口啊。”

王明古点点头，难消疑惑，只是不提，劝他饮酒。

酒过三巡，吕历用探询的口吻问：“王掌柜，在下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二。”

王明古喜欢与识文断字的文人交友，每有墨客文人来店下榻，他都要促膝长谈。吕历刚刚进店，见他气度不凡，举手投足颇具文人气概，就想同他聊聊。他的客店是属中上等，因此接待的多是商贾和一般文人，所以，他常有机会与这些人相谈。因而也交了不少的回头客。

听说吕历要请教他，王明古非常高兴，眯缝着小眼说：

“吕先生客气了，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可不知你问的是什么事？”

吕历沉吟片刻道：“刚才我去酒楼吃饭，听人议论本地知府被杀之事……”

“禁声！”王明古脸上颜色更变，伸出手去好象要捂住吕历的嘴巴。他站起身来，开开屋门，左右窥视一番，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回来又坐下。“吕先生，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要随便议论。”他神色严峻，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吕历听见方砚一通吧叽嘴，翻了一个身，被子掀到一边，忙走过去给他又盖上，假做不明白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说都不成么？”

“吕先生，你远道而来，有所不知。这南京城不比别的地方，可是个龙潭虎穴，极为复杂的地方啊。文臣武将多如牛毛，别说死一个知府，就是死几个一二品的大官，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啊！这，这怎么说？”吕历很有些吃惊。

王明古却讳莫如深，摆摆手说：“客官，你是做买卖的，管那么多事干吗？况且你家在北方，在此只是片刻停留，没必要管这些闲事。知道多了反而不好，横遭杀身之祸。”

吕历听罢，心中一沉，眉头紧皱：“如此说来，这金陵不是大明天子的地方啦？”

“嘿嘿，吕先生可知道，这是大明天子的留部，一应官衙同北京一个样。我们背地里都说，这简直是一字并肩的天子呀！”

“哦，这并肩的皇帝是谁呀？”

“咱们还是少谈这等事，不关你我。来，喝酒。”王明古举杯先饮一口，又劝吕历。“咱们平头百姓管那么多事干吗，有吃有喝就得了。谁当皇上，或者说谁当并肩的天子，同咱们有何干系？你可千万别掺合进去，不然，说不定哪天被人刺个透心凉。”

吕历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个新鲜事。城里有个幽灵大侠，专做杀官济贫，扶老携幼的好事。有他在呀，嘿嘿，那些官府老爷，王爷和文武大臣们，吓得连觉都睡不好。每个官府里都找来一伙子保镖，不然的话，幽灵大侠就会取他们的项

上人头，啊，哈……”

王明古刚刚畅笑几声，倏然脸色一变，急忙站起来推开屋门向外看了半天。转过身来，神色十分紧张。大概是因为刹那间的失态而后悔。他见吕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解嘲地笑笑道：“酒后失言呀！俗话说祸从口出。难免隔墙有耳，若被听到，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不敢多呆了，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转身，贴在吕历耳边低声说。“这里的东厂与锦衣卫的探子遍地都是，先生在外面走动，千万别胡说，免得身陷牢笼。”

吕历忙称谢。王明古走后，方砚又动了几动，最后扯起了鼾声。吕历心事重重，毫无倦意，越想心中越烦，自己斟上酒，连干了三杯……

3

吕历同店家结帐的时候，王明古从店后走来，惊讶地问：“哎，吕先生，怎么今天就走呀？”

吕历忙拱手施礼，道：“多蒙王掌柜厚爱，真让在下有宾至如归之感。下次若再来金陵，定到贵店寻宿。”

“哪里，哪里，照顾不周呀！”王明古送吕历出了房门，惋惜地说：“吕先生，真是相见恨晚呀。现在世道混乱，倭寇近年常来长江沿岸骚扰，小心为上。”又压低声音：“昨晚胡言乱语，千万不要记在心上啊。”

吕历含笑点头，告辞而去。

知府的衙门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一条大街上，不费周折，吕历和方砚很快就找到了。

知府的衙门挺气派，比一般州府衙门场面大得多。只是朱门紧闭，也没有三班衙门站班，鸣冤的大鼓上，已堆满了灰尘。

方砚叫门，无人响应。他使劲拍着紧闭的大门，高声叫道：“里面有人没有，快点儿开门哪！”因拍得手掌疼，还狠狠地踢了两脚。

半晌，久未上油的大门，带着“咯吱吱”的尖叫声开了一条缝。一个衙役上下打量了方砚一眼，铁青脸一沉，恶狠狠地说：“你他妈嚎丧个啥？这可是衙门重地，不是茶楼酒肆。大呼小叫的，小心我锁你进班房。”

方砚气得脸涨得通红，额上青筋毕露，指着那个衙役的鼻子说：“你瞎了眼啦，现任知府大人来了，还不赶快迎接！”他觉得不解气，又加了一句：“你有几个脑袋？”

衙役大吃一惊，忙探出头朝外看，见吕历背手四下张望，忙“嘭”的一声关上门，撒丫子朝后衙跑去。

时间不大，府门洞开，一个头戴儒巾的，师爷模样的人疾步走出，身后跟着两排三班衙役。他来到吕历面前，忙行大礼，口称：“不知大人前来，有失远迎，当面请罪。”衙役们也在府前行参见之礼。

吕历扶起这个中年儒生，一挥手朗声道：“诸位，请起。”

儒生忙请吕历进府衙休息。吕历随他进了府门，来到大堂。见堂内灰尘满地，门可罗雀，不由神色黯然。

儒生自我介绍：他姓游，叫韧鱼，是府内礼班师爷。他神色紧张，见吕历脸色难看，沉吟不语，就低声下气地说：

“大人，自从前任知府暴卒之后，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升堂审事了。”

吕历转过大堂屏风，朝后衙走去。游韧鱼愣了一下，追

了上去，满脸陪笑道：“吕大人，卑职有一事，望明公体恤鉴谅。”

吕历心中一愣，站住问：“何事？”他见后院中有个小女子的身影一闪，不由疑云大起。

游韧鱼诚恐诚惶，低下头去说：“实不相瞒，前任王大人仙逝后，其家眷因离乡太远，不能独自归乡，等候王公亲属，一直住在后衙。王大人金陵无亲无故，家眷也没地方去。原以为吕大人起码也得一个月左右到任，因此也就未觅别居。”他偷眼看看吕历。“事有仓促，卑职须得告诉王大人家眷收拾一下，离开衙门，以便大人进住。”

“哦，”吕历没想到有此事发生，十分踌躇。他从北京出发，十天便到金陵，不谓不速。一般说来，上任的官吏带着家眷，一路游山玩水，能在一个月的时间赴任，已是快捷的了。吕历因有他的想法，所以才轻车简从到任。游韧鱼说，吏部的公文才刚到五天。

“那，我就到衙外去住吧。”吕历沉吟半天，犹犹豫豫地说。

“不成，不成。”游韧鱼忙摆手说：“若吕大人外边去住，传出去岂不成了大笑话？”他建议道。“不妨暂且让王大人的家眷移居后院，腾出前院来您住，如何？”

“这，这恐怕不方便吧。”吕历心中不痛快，感觉刚一到任，便让人牵着鼻子走了。

“没有什么不便的。”游韧鱼笑着说。“后院连接着一个大花园，花园之中有个小后门，她们尽可从那里出入，不妨碍前边的公事。”

吕历沉吟不语，方砚气愤愤地走向前来，指着游韧鱼说：“我说游师爷，这叫什么？嗯？我们大人是皇上钦命指派的

正印官，住在衙里是应当则份。大人未带眷属，若是带了，难道让她们宿于门廊吗？这么多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难道还让老爷帮你们搬家不成？”

游铄鱼诺诺连声，却不动弹，只是看吕历的脸色。吕历息事宁人地说：“算了，就依游师爷之议吧。”

游铄鱼如逢大赦，怕方砚再从中作梗，匆忙告辞而去。时候不大，只见有几个女眷搬着细软和箱笼朝后院走了。吕历乘此机会，又步入前衙。

两个衙役正站在堂口侍候，吕历走到他们面前，问：“你们二位可是堂上的差役？”

二人忙上前施礼，其中一个矮胖子趋前道：“在下康播，这位是董放。我俩都是捕快班的班头。”

吕历好言抚慰，矮胖子受宠若惊。那个高个子，宽肩膀的董放，却没有表示。吕历觉得他的双眼深沉，好象有一股子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正闲聊，游铄鱼从后衙匆匆跑来，老远就招呼：“大人，大人，房已腾空，可以进去歇息了。”

下午，衙门里的人闻讯赶来，都来参拜新知府。除去礼、刑、吏、工、户、兵的六班吏员，还有三班衙役，文案和刑名师爷。府内又显出生气，不再死气沉沉。

退堂之后，游铄鱼跟到后衙，吕历知他有事，就问：“游师爷，莫非有事？”

游铄鱼满脸堆笑：“大人，不知您今后有何打算？”

吕历手拈胡须沉吟着说：“打算么？处理积案，整顿纲纪，扶弱携幼，保护庶民，维持地方呀。”

游铄鱼暗自好笑，心中道：又来了个书呆子。口中却说：“大人，您可知道这是何等地方？”

“南京城啊。”

游韧鱼压低声音，神秘地说：“对了。您可别忘了，这城里的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还有六部九卿以及将军府及总兵衙门，这些个王公大臣，可都……嘿嘿……”他欲言又止。

“都什么呀？”吕历心中一动，却不动声色地问。

“嘿嘿，恕卑职直言。”游韧鱼尴尬地笑着。

“但说未妨，本官正要请教。”

“那就不客气了，我说都比大人官位高，职权也比大人。依卑职之愚见，大人可不要等着他们找您，而应先去各府衙参拜，礼数周全，方是正理。”

“哦，是吗？”吕历故作不明白，装糊涂。

“大人，写文章，做买卖，皆有其道。而做官也有奥妙，不知大人可知？”游韧鱼有些放肆，似有恃无恐。

“哈……”吕历仰脸大笑。“游师爷言之有理。不过，本官愚拙，未参透其奥妙呀。”他脸色一沉：“都是朝廷命官，何论其职位大小？按理说，我是地方的父母官，他们应先见我，然后我会拜会他们。”

“哦……卑职可是肺腑之言，望大人三思。”游韧鱼肚内冷笑，表面却显惶恐，连连拱手道。

“多谢游师爷韧鱼指教。”吕历端茶送客。

时隔不大，方砚说有个叫潘君正的师爷求见。吕历从花名册上已知他是文案师爷，叫了一声“请”。

潘君正白面无须，但脸上皱纹颇多。大概多年在衙门里当师爷，脸无表情，犹如铁板：“晚生因有事，未能及时相迎，特来请罪。”潘君正没有参加下午的参见新知府，进屋后就要叩头行礼。

吕历忙趋步向前扶住，道：“咱们在堂上是僚属，在堂下

就是朋友。何必如此多礼？不要太拘束了。”他指着一只椅子：“潘师爷，请坐。”

潘君正也没有谢座，昂然坐下，正色道：“刚才进衙正遇游师爷，听说大人不愿参拜各府衙，难道不怕得罪了金陵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

“本官正要请教一二。”

“大人，南京的地方可非一般地方可比，凡到此地的官吏，见官就小三级，兰呢大轿俯拾皆是。大人若不去先拜会他们，恐怕于前程不利呀。”

吕历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依你之见呢？”

有“上中下三策。”潘君正伸出三个指头。

“何为三策？”

“上策者，按礼参拜，礼数有嘉；以后对京中王公贵族和文武百官言听计从，同流合污，定然官运亨通。中策者，尸位素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事绕着走，走不开就称病归家。下策嘛，我看大人就不必听了吧。”

“为何？本官非要听听下策。”

“下策者，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上对得起天子，下对得起黎民。”潘君正暗暗瞥视吕历，见他毫不动容，心中暗暗佩服。“只不过，仕途不保，或许某天被革职归省，也有可能绑赴西市，身首异处。不知大人可选哪一策？”

吕历沉吟不语，半晌才说：“容本官仔细想想。师爷此三策，真乃洞若观火，中肯之言，本官谢过了。”

“大人不必过谦，”潘君正说。“晚生已侍候过三届知府，可谓三朝元老了。不管谁来，皆与三策铺陈，任其选择。”

“潘师爷，那三位官员做何选择？”

“三届三种选择，一任选上策，被本城吏部上呈北京，右迁为巡抚。二任选中策，虽无大功，又无大过，上京述职之时，被搁置一旁。他又无门路，见事不谐，告病还乡，总算全身而退。三任——也就是上任的王大人——选此下策，其下场大人已知，晚生就不必赘言了。”

吕历曾在北京见过第二任知府，他被搁置了半年多，境遇十分冷落。整天郁郁寡欢，唯一“杜康”为伴。最后精神有些失常，只好告老还乡。

“不知我的上任死于何症？”这一直是吕历关心的事，探询着问。

“怨晚生才疏学浅，还不知这位知府患何暴病而亡。”潘君正脸无表情，话无语气，更无抑扬顿挫，好象他脸一般，一块平板。

“那么，容本官三思吧。”吕历端起了茶杯。

潘君正一揖而别。

吕历看着他消失的瘦削身体，良久没有动，陷入沉思之中。直到方砚叫他吃饭时，他才发现天已渐渐黑了。

4

吕历召集六班吏员和师爷反复磋商，三日后才按照拟好的名单，按官爵品位大小，依次到其府衙拜见。

头一日参拜了几位皇亲显宦，先是礼王，后是和王与桂王，再是金陵王和钱塘王；次去拜见嘉靖的宠妃凤贵妃的父亲上官飞。第二天，拜见的是两位实权人物，文臣是留守内阁大学士赵通，他还兼南京吏部尚书。武将是北京兵部尚书

衙的督抚江南数省的镇南大将军——叶珮。

吕历去参拜诸王时，除礼王称有病未接见他而外，皆对他到任表示欢迎，并抚慰一番。其中金陵王朱耀态度最好，设晚宴招待了吕历。

去见两位文武权臣，吕历着实动了些脑筋。虽然他有一定之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难免又生枝杈。他把游韧鱼和潘君正叫来，商议夜半才散去。

第二天早晨，吕历列队出行。前边四面大锣开道，举着“肃静”、“回避”、“应天知府”、“钦赐四品正堂”四块红牌。铜锣轰响，余音四布。几十个衙役前呼后拥，簇拥着绿呢大轿，十分威武气派。街上的百姓纷纷退避，让出大道来。

吕历的官轿大队浩浩荡荡地开到鼓楼东侧，到了留守内阁的阁员、侯爵、镇南大将军叶珮的府邸。叶珮字知弦，有武略，懂军事，好文才，喜书画。曾多次平过饥民暴乱，逐渐右迁。他北出关外，到过最远的卫所——瑗辉，任过将军，坐镇女真族。后升山海关总兵，以后又调北京兵部。不久，南京的镇南大将军解职，他用重贿买通太监冯保，来到金陵任职，还兼北京兵部尚书衔。

吕历在京时，不过是个七品小官，官卑职低，从未见过这位兵部尚书大人。但听过不少他的传闻轶事。这位行伍出身的将军，虽已到耄耋之年，风流却不减当年。据说最近又娶了几房小妾，年纪约在二十上下，每位侍妾皆有别庐，他时常到他们的住处“小憩数日”，人们背后都称他为“花帅”。

来到叶府门外，只见朱漆大门紧闭。两只石狮子，怒目横眉地瞪着这群不速之客。

衙役前去叫门，半天才见一个家人打开小边门，探出头

来。衙役报说新任知府大人来见，家人用眼角斜了斜官轿，冷冷地说了声：“等着啊。”又关小门不见了。

站在轿旁的康播和董放小声嘟囔：“真他妈的，侯门深似海，一个小小的门子就这么大的谱儿。”

“可不，这还算好的，换上那个恶如鹰犬的主儿，嘿嘿，蹲你半天又能怎么样？”

二人气愤的谈话，有意无意地传到吕历的耳朵里。吕历不动声色，双眼紧盯着大门。叶珮在当朝是资格较老的武臣之一，为人骄横，目中无人。见他的人，无不捏着一把汗。

约有一盏茶的功夫，大红门终于开启。一个总管家模样的人走出门，站在石阶之上，高声喊道：“哪位是吕知府，我家老爷有请。”

吕历这才掀帘出轿，看看狐假虎威的总管，冷冷一笑，背着手，挺胸昂首地说：“本官便是。”

总管上下打量吕历一番，把腰略略一弯，把手一伸说：“请吧。”

叶珮正在客厅的木榻之上，靠着一个丝棉的软垫假寐。吏部的公文未到，在北京的朋友，已将吕历的背景、经历和家世的材料，通过驿站加急送来。看了吕历的材料，叶珮心中颇为不满。他曾给冯保垫过话儿，应天府不可轻易安插“外人”，要派心腹和亲近之人担任。这回可倒好，来的是一位“无名鼠辈”，更可恨的是不了解其人底细，要是再来一位“生番”，岂不给他添上无数的麻烦？

事已至此，叶珮也不好再埋怨冯保了，他要看看眼前这位“黄须小儿”要干什么。有人向他透露：新来的吕历，对于参拜金陵的各位文武大臣，态度暧昧。他不禁暗暗切齿。上任知府王文远就是书呆子，自幼受忠君报国的思想中毒

太深，至使许多事非常难办，还惹了不少的是非。幸而王文远暴卒，刚刚挑出一根刺，又扎上一颗针，真是够他恼火的。

不过只隔数天，知情人又来密报：吕历召集所有师爷，准备参拜留都的皇亲国戚及将相公卿。叶珮手拈胡须恨恨道：“这回，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也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吕历进了客厅，见木榻之端坐着一个老头，未穿官服，只穿常衣。顶上的头发已脱得如晚秋的荒草，稀稀落落的，下巴上的山羊胡子也所剩无几。只是一对昏浊而威严的眼睛，仍令人看了生畏。他身体胖大，挺着大肚皮靠在那里，对吕历洋洋不睬。

吕历口称：“新任应天府拜见侯爵大人。”跪下行了大礼，站起来垂手站在一边。

叶珮这才看看吕历，威严地“嗯”了一声，指指旁边一只木椅道：“吕大人，请坐。”

吕历谢座之后，便侧坐于椅上，他眼观鼻，鼻观口，显得非常恭顺。

“听说吕大人已到数日，为何姗姗来迟？”叶珮不愧武将出身，虽然年迈，声音底气却挺足，带着一股杀气。

“哦，府内事多，一直难以脱身，望侯爵大人海涵。”吕历躬身一揖。

“嗯，”叶珮还算满意。前任王文远说话气粗如牛，态度生硬，令他心中生厌。他拈着山羊胡，道：“吕大人，你的前任王文远，渎职行私，实难堪此重任。老夫正欲参劾他，他暴病身亡了。尔办案行事只要秉公处置，否则，难免玉石俱焚。”

吕历诚惶诚恐道：“下官已知，还望老大人多加指点，以

防不测。”

“哼，好吧。”叶珮听了吕历奴颜卑膝的话，心里舒坦，点点头后，端茶送客。

吕历出了叶府，抹去一溜冷汗。他看见花厅外面有十几个家丁，个个腰挎大刀，不怀好意地在廊下蹀躞。他也察觉到，叶珮身后的屏风有人窥测，可能是他的至爱亲朋。在叶府总算没惹麻烦，过了这一关。

第二个目标是内阁大学士赵通。他是嘉靖五年入阁的阁臣，是南京留守内阁的首辅。只因他曾受过叶珮的提拔之恩，虽权比叶珮重，吕历还是把他列为第二位。这是他几经斟酌，同手下人商议才定的。

赵通是正德元年的进士，因会钻营，擅拍马，连年右迁；从任广东巡抚而调入京师任工部尚书，不久入阁。其时他才五十二三岁，是最年轻的阁员。不少他的同寅，官位都没他高。冯保曾私下对人评价赵通：干练精明，智谋过人，实乃难得的人才。大概是他从广东海路搜罗来的国外珠宝，送得冯保不得不“良心发现”，说句“公道话”了。

叶珮原藉广东省，赵通为地方巡抚时，对其家乡人民祖宅坟地倍加照顾。凡往京城送礼，定附一份给叶珮。经常还附一封信，极尽阿谀奉迎之词，深得这位老将军的青眼相看。他上疏推荐赵通是“干城之器”，冯保也正要借机提拔，因此一拍即合。赵通便调任京师工部，不过三年就入阁了。这一点，却是叶珮始料不及的。

赵通来金陵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他把石头城内的大部份文武百官，逐渐更换一新，所有的关键衙门都安插下他的心腹。惟一使他怵头的，就是这个叶珮。

听说新任知府先参见叶珮，赵府里捅了马蜂窝，又听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吕历已来赵府。赵家五虎立刻调兵遣将，打算“杀杀吕历的威风 and 锐气，让他小觑我焉。”

赵家五公子是龙、虎、豹、雄、彪，是金陵有名的“赵氏五虎”，与“叶氏三雄”齐名，横行金陵，无人敢惹。不同的是，叶珮其子叶福，乃是江西总兵官，手下有万余人马，常年屯于江苏与江西交界处，名为维持地方，实是保卫叶氏家族的利益。这一点，也是让赵通夜里难以安枕的重要原因。

赵通已五十有六，头发花白，眼睛也花了。最讨厌的是，双眼一着风，就泪流不止。找了好几位名医都治不好，郎中说他肾亏精疲，开了一些人参鹿茸之类的补药。可一吃，又鼻孔喷血，一流一大片，吓煞人也，只好停服。他常大骂那些“庸医”，郎中们也不敢回嘴。在背地里却说，这位纯属酒色过度，阴虚阳亢之相也。

赵通这些天受些风寒，很是疲倦，正闭目养神，长子赵龙进了花厅，说：“父亲，新来的知府欺人太甚，等他进了我府之后，给他扣上一个筐子，臭揍他一顿，又出府门您看如何？”

赵通似在梦中，未听清楚，随便“哼”了一声。赵龙以为他同意了，转身就走。可赵通毕竟是赵通，答完之后，就猛然清醒过来。他赶快回忆刚才赵龙的话，不由大吃一惊，忙叫一旁给他搨扇子的丫环说：“快，快把赵龙叫来，我有话说。”

赵龙聚齐几个兄弟正在商议，丫环急急跑来说：“老爷叫你有事，赶快去。”

赵龙不知发生什么事，忙到花厅问：“爹，有什么事？”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要打新知府？放肆，不准胡来。”赵通一拍木榻上的木茶几，生气地说：“王文远暴卒，城内谣

言四起，所说多是王公贵族害的。你若打了新知府，不是给人找口实吗？快快撤回家奴，敞开大门迎接。”

赵龙又气又恼，顶撞道：“他算老几，我……”

赵通声色俱厉地说：“他是应天府，不是赵家的家奴。再敢胡说，我罚你面壁三天。”

赵龙垂头丧气地走了，赵通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道：要是打了新知府，这还了得！北京的一位内阁大学士——他的好友——来密函说，不知为什么冯保对南京留守内阁和大臣们恨得咬牙，说要开开杀戒，整整他们。他提醒赵通注意，务要小心，不要引火烧身。

最近，叶珮也常常同自己斤斤计较，有把他挤出石头城之嫌。他还是要处处小心，切不可大意失荆州。

赵龙出了大厅，四兄弟围上来，询问有何事。赵龙气哼哼地把乃父的话叙述一遍。哥儿几个一听就炸了，赵豹手攥剑把，咬着牙道：“咱们的老爷子太他妈的了，要是让新来的知府得逞了，咱们在金陵还怎么混哪！”

他们正在商议，门口家丁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公子们，那个新知府已到门口了。”

众人一愣，互相看看。赵雄和赵豹突然一拍巴掌，大踏步朝外就走，边走边说：“妈的，我就不信邪，今几个得教训教训这个家伙，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捋胳膊挽袖子，带着几个家丁直朝大门而去……

5

北京，皇宫内苑。